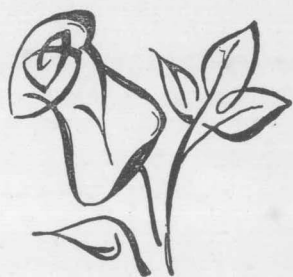


C95940

外国文艺丛书

现当代英国短篇 小说集





现当代英国短篇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当代英国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艺》编辑部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625 插页 3 字数 393,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8,501—53,000 册

书号: 10188·224 定价: (五) 1.50 元

序

书名叫《现当代英国短篇小说集》，是因为这个集子中收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二十三位英国(包括爱尔兰)作家的短篇小说二十三篇。编选这本集子的宗旨是，主要从文学着眼，所以集中所收的各篇原则上应该是作家的代表作。当然，那些当代的小说家不断有新作问世，所以很难说哪一篇是代表作，只得挑一篇比较著名和比较精彩的。对于“精彩”，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大多数读者能感到满意。

集子中所选年代最早的那一批小说家，都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如康拉德、吉卜林、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毛姆等。我国爱好英国文学的读者对他们的名字都相当熟悉；他们的作品已有相当部分介绍进我国。但是，也有例外，吉卜林这个作家的名字我们早已听到，选自《丛林之书》的《莫格里的兄弟们》却是他第一篇同我国读者见面的小说。比他们稍迟的科珀德在我国比较陌生。《黑发的露丝》的别致的构思反映了作者对萍水相逢的爱情的道德观念。不管你同意还是反对，乔伊斯的实验对西方文学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他的短篇小说没有后期作品的晦涩，但是已经显出他对人物心理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伍尔夫的《邱园记事》不是内心的探索，而是意识流的彩绘，

它的艺术效果倒有点象印象派的绘画。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乔伊斯和伍尔夫同样是运用意识流技巧的高手，他们的作品却各有特色。由于那部引起极大风波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形象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多少受到歪曲，但是认真的英国文学研究者无不认为他是位有成就的文学家。曼斯菲尔德生前以女性的精致和细腻引起读者的兴趣。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考验，她的短篇小说仍然保持着魅力。乔伊斯·卡里在英国文学界有点受到冷落。这恐怕因为他早期以非洲为题材的作品英国读者感到比较隔膜。这个不公正的现象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变；他越来越受到批评家的注意。奥·赫胥黎非常推崇劳伦斯，但是他自己的性格同劳伦斯截然不同。他带着冷静的态度观察人生，就象科学家观察显微镜下的生物。他的笔仿佛是寒光闪闪的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剖析人生的阴暗面。

从普里契特开始，这十一位作家都仍然在继续写作，所以他们虽然是文坛上的知名之士，还不可能有定评。有些西方评论家认为，当代英国文学在题材上比较局限于国内，在写作技巧上也比较接近传统的手法。这是就总的趋势而言。单从短篇小说来看，这话就未必尽然。普里契特的《行为美才是真美》就是把背景摆在法国海滨的，虽然他揭露的是英国中产阶级的空虚的心灵。格雷厄姆·格林是当代英国声誉最大的作家。不少批评家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永久占有》表现出他剪裁的巧思。安格斯·威尔逊主张描写处于一定

目 录

序.....鹿 金 (1)

约瑟夫·康拉德

艾米·福斯特.....石 枚译 (1)

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

莫格里的兄弟们.....肖耀珍译 (39)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盲人乡.....筱 璋译 (67)

约翰·高尔斯华绥

无风带.....祝庆英译 (101)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上校太太.....汤 真译 (121)

艾尔弗雷德·埃德加·科珀德

黑发的露丝……………江士晔译 (148)

詹姆斯·乔伊斯

死者……………王智量译 (163)

弗吉尼亚·伍尔夫

邱园记事……………舒心译 (226)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你抚摸了我……………主万译 (238)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画册的一页……………郑启吟译 (267)

乔伊斯·卡里

政府的婴儿……………万培德译 (276)

奥尔德斯·赫胥黎

谜样的微笑……………薛诗绮译 (305)

维克托·索顿·普里契特

行为美才是真美……………李文俊译 (350)

格雷厄姆·格林

永久占有……………杜 渐译 (410)

安格斯·威尔逊

看戏之后……………孙 梁译 (427)

穆里尔·斯帕克

你真该见识一下那副邈邈相……………奚瑞森译 (470)

艾里斯·默多克

特别的東西……………杨 怡译 (480)

多丽丝·莱辛

草原日出……………沈 黎译 (508)

金斯利·艾密斯

有趣的事情……………陈良廷译 (522)

约翰·韦恩

救生员……………施咸荣译 (538)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穿越阿尔卑斯山……………吴 莹译 (572)

苏珊·希尔

来点儿歌舞.....施咸荣译 (601)

佩内洛普·吉列亚特

外国人.....严 何译 (628)

艾米·福斯特

约瑟夫·康拉德

石 枚译



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 原籍波兰, 生于当时沙俄统治下的别尔吉切夫, 童年生活非常艰苦。他的父母都是波兰独立运动的参加者。1862年, 康拉德的父亲、作家和翻译家, 由于他的革命活动, 被流放到俄罗斯的沃洛格达。他的妻子和孩子随他一起前往。1865年, 他的母亲在俄罗斯去世。1869年, 康拉德在伦贝格

上中学; 次年, 他和他父亲迁往克拉科夫, 他父亲死在那里。在青少年期间, 这位未来的作家就梦想航海。1873年, 康拉德在西欧度假期间, 第一次看到了海。1874年秋天, 他离开大学, 来到马赛, 开始他的海员生涯, 此后二十年, 他的航海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

1878年6月, 康拉德第一次去英国。他在英国商船上从水手做起, 逐步取得当三副(1880年)、二副(1881年)、大副(1883年), 一直到当船长(1886年)的证明, 到过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爪哇、加里曼丹等地, 后来这些地方给他的作品染上了鲜明的异地风光色彩。1886年, 他入了英国籍。1890年, 他航行至比属刚果, 这次航行使他

九年后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暴露帝国主义掠夺和迫害的中篇小说《黑暗中心》。

尽管康拉德在二十一岁以前从未讲过英语，他在1890年开始用英语写作。1890年，他曾在一次航行中同一个旅客——英国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讨论过他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1895年出版的以荷属东印度为背景的《阿尔曼耶的愚蠢》。该书出版后获得好评，使康拉德从此决心以创作为生。1869年他同一个英国女人结婚；两年后，他们定居在英国南部的肯特，直到康拉德去世。除了高尔斯华绥以外，同康拉德友好往来的著名英美作家有亨利·詹姆斯、阿诺德·贝内特、拉迪亚德·吉卜林、斯蒂芬·克兰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

康拉德熟悉大海、擅写大海，他赞美大海为“同陆地上的一切纠缠相隔绝的地带”。他早期优秀的长篇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吉姆爷》，中篇小说《黑暗中心》和短篇小说《青春》、《台风》等，都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中期作品多写政治题材，如长篇小说《诺斯特罗摩》、《奸细》等；晚期作品如《机会》、《胜利》，又取材于海上生活，但是往往带着悲观的讽刺色彩。他的短篇小说《罗曼亲王》流露出他对波兰的怀念和热爱。

康拉德对劳动人民怀有同情，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表示不满。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大都孤立无援地处在受苦受难的困境中，他同情这些人物，但是对他们的命运往往染上悲观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艾米·福斯特》(Amy Foster)的情节相当简单，但是就它的长度和结构的复杂性来说，都打破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格局，很能反映康拉德的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故事的情节是，一个叫扬柯的青年受骗上当，乘船到“遍地黄金”的美国去寻找幸福，中途沉船，他漂流到东湾海岸上，始终萦绕着怀念故乡的心情，同艾米的结合也没有

给他带来幸福，最后他悲惨地死去。作者对扬柯和艾米之间由于语言的隔阂、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感情破裂过程，渲染得相当细腻动人。

编 者

肯涅迪是一位乡村医生，住在东湾海岸的柯尔布鲁克。这个小镇的红屋顶后面突然陡起一片高地，把一条古色古香的哈依街挤到防海浪的坝边。堤坝外头是一大片曲曲弯弯、光秃秃的卵石海滩，海滩有好几英里长，开阔匀称，布瑞泽特村就在中间，黑黝黝地背衬着海水，象树丛中冒出来的塔尖；再往外，矗立着灯塔的柱子，远远望去，不比一支铅笔大，这就到了陆地的尽头。布瑞泽特村子后面的地势低平，但这一溜海湾，海浪冲击不到，你站在布瑞泽特“海员客栈”后门口，有时候可以看到被风浪或者坏天气逼到这里来的船只利用这片锚地抛锚，就在你北面一英里半路。近处有一部坍塌了的风车抬着它破破烂烂的胳膊，风车下面的土墩不比垃圾堆高出多少，海岸守卫队的小茅屋往南半英里一座圆形的石头碉堡蹲在海边。这一切，小船的船长们都是熟悉的。这一些是官方对于这一片可靠的海滩尽头的航海标志，在英国海军部的航海地图上是一圈不规则的卵形逗点，围成几个“6”字形，中间印上一个小锚，注明这一带全是“泥浆与贝壳”。

高地的顶坡高出柯尔布鲁克教堂的方塔。斜坡是绿色

的，一条白色的路绕过坡去。沿着这条路往上走，你来到一片宽阔、低浅的谷地，绿色的牧草和树篱把这块土地染成紫色的深景，线条平滑，一直伸延到尽头。

我的朋友肯涅迪就在这片谷地行医，往下到布瑞泽特村和柯尔布鲁克镇，往上到十四英里路外的市镇达恩福特。他起先在海军当外科大夫，后来陪一位著名的旅行家游历，那时候有些大陆的内地还没有人去探过险。他发表了一些关于动植物的论文，在科学界有点名气。现在，他自己选定在乡村开业。他的头脑具有深入探究的力量，象是腐蚀性的液体，我猜想这使他壮志泯灭。他的智力富于科学的条理，喜好探讨研究，对什么都富于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以为每一件神秘的事物都含有一点普遍真理。

好多年以前，我从国外回来，他邀请我去小住。我欣然前往，他不能为了陪着我而耽误看病，就带我一起出诊，有时候一个下午一转就转三十英里路的样子。我在路上等他；马儿昂起头去攀树上的叶子；我高高坐在马车上，从小屋半开的门里听得见肯涅迪的笑声。他的笑声热诚强烈，象是个儿比他大一倍的人的笑声，举止爽朗，紫铜色的脸儿，配上一双灰色的、专心致志的眼睛。他有本事叫人家毫无拘束地同他谈话，有非凡的耐心听人家讲他们的故事。

有一天，我们马车跑出一个大村子，来到背阴的路上，只见我们左首有一间低矮的黑色的屋子，窗子配的是菱形的玻璃，山墙上长着爬藤，圆卵石铺的房顶，小小的门廊上有一架东倒西歪的格子棚，上面爬着几朵玫瑰花。肯涅迪

勒住马缰，改成走步速度。在大太阳底下，有一个女人正把一条湿淋淋的床单搭在拴在两棵老苹果树之间的绳子上。那匹截短了尾巴的、长脖子栗色马想松一松头上的缰绳，把医生戴着厚厚的狗皮手套的左手猛地向上一抖，这时，医生隔着矮树篱，提高嗓门喊道：“艾米，你孩子怎么样？”

我正好看见她那张呆板的脸飞红起来，不是那种满脸羞红，而象是她扁平的两颊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我还正好看清楚她矮胖的个儿，她稀疏、昏黄色的头发拢到脑后，打了一个紧紧的髻。她看来怪年轻的。说起话来明显地有点堵塞，声音又低又羞怯。

“他很好，谢谢你。”

我们又跑了起来。我说了“是你一位年轻的病人”，医生心不在焉，用鞭子轻轻地打着马，轻声说：“她丈夫过去是我的病人。”

“她象是一个呆板的人，”我无精打采地说。

“说得对，”肯涅迪说，“她很顺从。你只要看看她短短的胳膊下面那双红红的手，看看她那双迟缓的棕色暴眼睛，就知道她头脑迟钝——你会觉得她迟钝得保险永远不会有惊异的想象力。不过，我们哪个能保险呢？不管怎么说，你看她这副样子，她的想象力足够她去闹恋爱。她是一个名叫依萨克·福斯特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小农庄主，后来沦落为牧羊人；他从私奔开始倒霉，那是同他鳏夫父亲的厨师私奔——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牧场主，得了中风。他很生气，把他的名字从遗嘱里勾掉，听说还要他的命。但是，这桩

旧事虽然可耻，够得上一部希腊悲剧的主题，却来源于他们性格上的相近。有的悲剧不那么难听，那么强烈，起因在于人们不可调和的差异，在于害怕悬在我们所有的人头上的那个不可理解的东西——悬在我们所有的人的头上……”

栗色马累了，由小跑改成走步；太阳通红的边圈背衬在晴空无云的蓝天上，亲切地挨在路旁犁过的平滑的高地上面，好比我见过无数次的，它挨近远处海上的地平线。一律棕黄色的耙过的田地染上了红色，好象泥土把无数农夫的劳动化为血红的小珠子。从灌木林的边上过来一辆双马拉的马车，它沿着田埂缓缓向前。它的位置比我们高，在地平线上面，背着太阳时隐时现，看上去特别大，好象巨人的马车，由两匹传奇式的战马拉着，慢步向前。走在主马前头是一个粗笨的人，他的影子投在无尽的背景上，带有传奇英雄的荒漠之感。马夫的鞭梢子在高高的蓝天上抖动。肯涅迪说话了。

“她是一大家子中最大的孩子。十五岁上，家里人把她弄到新仓农场去帮佣。场主的妻子，史密斯太太，是我的病人，我在她那里头一次见到那个姑娘。史密斯太太斯文文的，长了一只尖尖的鼻子，叫她每天下午穿上黑衣服。我不知道她什么地方引起我注意。有些脸引起你注意，是因为它们总体上特别缺乏明确的东西，好象你在雾里走，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模糊的形体，弄到最后，这个形体也许只是一道路标，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注意到她唯一的特点是说话稍微有一点犹豫，说话之前有点结巴，说出第一个字就好

了。你同她说得尖厉一些，她会一下子不知所措；但是她的心眼儿是最善良的。从来没有听说她说过厌恶别人的话，她对任何活的东西都很温和。她对史密斯太太忠心耿耿，对史密斯先生忠心耿耿，对他们的狗、猫、金丝雀忠心耿耿；至于史密斯太太那只灰色的鸚鵡，它的特点可真把她迷住了。可是，这只奇怪的鸟受到猫的攻击，用人的口音喊救命的时候，她就跑到院子里去，捂着耳朵，不去赶猫。在史密斯太太看来，这又证明她的愚蠢；另一方面，人人知道史密斯轻薄，考虑到这一点，姑娘长得不好看倒是可取之处。她那双泪汪汪的近视眼会满是同情地看一只被夹子夹住的可怜的老鼠，有一回，几个男孩看见她跪在潮湿的草地上帮助一只蛤蟆摆脱困境。有一个德国人说，没有磷光就没有思想，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我们说，没有一定的想象就不会有一颗善良的心，这就更有道理。她有点想象。了解别人的痛苦，怜悯得感动，必需要想象，她还超过了这一点。她在一定情况下陷入情网，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你能形成一个美的观念，需要想象力，在不寻常的东西里发现你的理想，更需要想象力。

“她这分悟性是怎么来的，又靠什么培育，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奥秘。她生在村子里，从来没有走远过，只到过柯尔布鲁克，可能到过邓恩福特。她跟史密斯一家人住了四年。新仓农场远离人烟，离大路有一英里地，她安心于天天看同样的田地，同样的洼地，同样的高地；看那些树木，一排排的灌木；看农场上四个男人的脸儿——老是那些东西，

看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不想跟别人说话，我看她好象不知道怎么笑。有时候，星期天下午逢到好天气，她穿上最好的衣服、耐穿的靴子，大灰帽边沿插上一根黑色的羽毛（我见过她那么打扮），抓起一顶细得出奇的伞，爬过两道阶梯，穿过三垄田，走两百码路——从来不走远一步。那里是福斯特的小屋。她帮她母亲给孩子们端茶，洗洗陶器用具，亲亲小的孩子，再回到农场。这就完了。这就是她的休息、她的变化、她的消遣。她好象从来不想要别的东西。后来她恋爱了。她的爱情是悄悄的，固执的——也许是无依无靠的。它来的慢，但一旦来了，它的魔力象一个有力的符咒；这是古人所理解的爱情：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支配的冲动——着魔！是的，就在她心里，她着了魔，入了迷，命里注定，看中了一张脸，一个人，好象她当初是一个在愉快天空下拜物异教徒——终于从神秘的忘我中，从魔法中，从狂喜状态中觉醒过来，象野兽似的感到莫名的恐惧……”

太阳低低地悬在西方的天边，辽阔的草地嵌在高地的外崖里，看起来又华丽又忧郁。寂静的田野散发出一种深入人心的哀愁感，象是听了一首沉郁的乐曲。我们遇到的人缓慢走过，没有笑脸，低垂着眼睛，好象过分沉重的大地的忧郁加重了他们的步履，压在他们的肩上，逼得他们目光朝地。

“是呀，”医生注意到我的观察，“人们会以为大地遭到了诅咒，因为在她所有的子女中间，同她最亲的孩子们体格